

青岛碎碎念

萧红的青岛时光

遇到阴雨天,人会无端地生某个人的气,比 如我就生过萧红的气。

那日,躺在阳台的摇椅上读林贤治先生写的 《萧红传》,秋天的雨点落到一楼的樱树丛中,当 读到她在处理感情纠葛的表现时,就忍不住把书 丢到了一边。

她是文学天才。她的文字至今有感动人的 力量。而她爱过的几个男人,都比较自负,好为 人师。如今,他们红极一时的作品被淘汰在时间 的角落里,已经无人问津。可见时间是个好东 西,它最公道,会让木头腐烂成尘埃,尘埃里开出

说到萧红的几段爱情,除了生气,我又有另 外的释怀,至少她当时追求或者接受爱情的勇 气是果敢的,她是感性的天才,时常不管不顾。 这一点与当下某类冷酷势利的物质女不可同日

1934年夏天,萧军在《青岛晨报》做副刊编 辑,时年23岁的萧红以妻子身份相伴,彼时他们 刚刚同居两年,还在相爱的黏稠状态,两个年轻 人虽时有口角和摩擦发生,但感情还没有稀释成 白开水, 厌倦了还可以到大海边给爱情吸氧加 温。因此,萧红的青岛时光,总体上应该是幸福 和愉快的,在这里,她创作完成了由鲁迅先生作 序的名作《生死场》。

某年初夏,我曾寻访过萧红与萧军位于青岛 观象一路1号的故居,他们租住二楼,推窗可观 月,可听大海潮音。只是岁月更迭,那幢以花岗 岩为基的德式小楼多有改造,只能凭借想象来猜 测他们当年的生活形态了——写到这里,眼前不 由得浮现一帧泛黄的历史镜头:青布花格旗袍, 任性的短发,一双略带忧郁的大眼睛,身材高挑, 民国范儿,写作时抽一支烟。此刻,烟雾渐消,汽 笛声中,她正手提行李箱,刘海下游动着一缕飘 忽的光线,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

漂流瓶

YI SHU QING DAO

那一年秋天,我从老火车站出来,打上一辆 出租车,径直去了一处偏僻的海滩——刚刚去他 乡参加了一个热闹的聚会,我想独自发发呆,我 的生命需要海潮的清洗和能量补充。

深秋时节的海滩已显露苍茫,海藻的腥气扑 面而至,葡萄园成熟的气息自远处传来。抬眼, 即见远处的岛屿,信号山,小鱼山,老舍故居,沈 从文,王统照,以及当年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 声(我早年读过他那篇被鲁迅先生点评的中篇小 说《玉君》,因此记住了他)。

白露从天而降,万物走向肃穆。远处绿树掩 映下红瓦的屋顶上,两只白色的鸽子在咕咕鸣 叫。大地即将人冬的景象尽收眼底,其间有鸥鸟 翔集,雨点噗噗地击打海滩,颗粒大小的雨珠,落 人大海的玉盘。那一刻,我伫立在雨中,任凭细 雨打湿衣衫和头发,而内心却静如处子,若月光 下一只莲蓬结出的果仁。

一座海滨城市是经得起从远处静观的-这或许是我和许多人的感受,只有从不同的角度 观察它,才会领略到一种区别于闹市的别样风 味。尤其须臾过后,细雨收脚,落日自海面之上 悬挂,通红通红的,若纸片,用手指一戳即破,碎 成一锅打在海里的蛋花。

记得,离开海滩之前,我在一堆碎石中捡到 -只咖啡色漂流瓶,拔下木塞,发现装有一张纸 条,没有日期和落款,纸条上只有一句英文,翻译 成中文是一句祝福词:

"捡到它的人会获得幸福。"

我不知道这只漂流瓶的起始点,但我乐意收到 一份这样的祝福,并以感激的心情祝福世上一切善 良的人们。最后,我封好木塞,把它还给了大海。

山寺一夜

除了道观,崂山还有一家著名的寺院,名曰

验,尽管只有一个夜晚,却颇值得一记。

彼时,山中万物复苏,泥土酥软,崂山东坡著名 的小樱桃也在雨声中结出了红红的果子,白天里, 僧人们摘了一些,盛放在木几上的一只土钵里。

为体验寺院生活,住持命人悄悄为我送来一 身干净的僧衣,折叠十分整洁考究,穿在身上,散 发着纯棉布的味道。整个下午,我混迹于僧人课 堂中诵读经书,是《楞严咒》。尽管听不懂,但可 厅,一位少年琴师在弹奏钢琴,是舒伯特的《小夜 感受到某种庄重,人活着有时候需要此种仪式。

是夜,雨仍在下,只是小了些许。室内灯光 如豆,木门虚掩。我和衣而卧,从布袋里掏出一 本册页,记下一天的过往。恍惚中有人敲门,又 轻轻告退,香火缭绕的桌上,多了一碟点心,是两 块稻香村的蛋糕。悉数吃掉,倦意准时袭来,打 了个哈欠,和衣而眠。灯未熄,香也孤独地燃着, 一股奇香弥漫四周。

夜半,风似乎是增大了,木门被吹开了一次, 且发出"咣"的一声,我被惊醒,下榻关门,插了 闩。打量了一会儿房间,见皆是陌生的陈设:去年 圆寂的一位高僧书写的一副斗方字挂在墙上-一切如在梦中。

自此再无睡意。到厕所里洗了把脸,开始读 随身携带的一本书。

约凌晨四点半余,窗户渐渐明亮,院内响起 了鸟叫声——而在我听来,似乎寺院里的鸟声 里,也有诵经的意味。

起身出门,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不知何时, 雨停了,空气新鲜如牛奶,植物上缀满亮晶晶的 水珠。此时,颇想吊一声嗓子,铆足了劲儿,却终 是没有发声。

宋诗有云:"雨涨秋池三尺水"——三尺雨 后,寺院里的剑麻长高了一米,美人梅吹落一地。

广场上的月光

华严寺,隐藏在梅岭一带的幽谷与烟岚之中,似 岛,适逢下雪,海滩上一片白。打车途经栈桥一带

乎更显静寂。立春后,我有过一次人住寺院的体 时灯光昏暗,已经看不见往日的人流。大自然太厉 害,无需指令,只用一场雪就把人们打回到火炉旁。

> 你围着严严的花布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像 两片黑树叶,从里到外都散发淡淡的忧伤。当时, 我们都是那么年轻呵,天! 从你的身上散发的阳 光混杂着花朵的气息,至今都在我鼻息间萦绕。

> 街上的店铺门前,有庆贺圣诞节的布置,点 亮的花树闪烁着星光。你把我带到一家旋转餐 曲》,这支曲子与餐厅外的海浪声相互交织呢喃, 构成了青春燃烧而又内敛节制的乐章。

我们吃的菜有甜点、炒蛤蜊、葱烧海参、咸鲅 鱼和三鲜锅贴。而在去五四广场的路上,我们又 买了两串超级大的烤鱿鱼和羊肉串。尽管已经 吃不下,拿在手里不过是一种热爱生活的明证和 吃货贪婪的昭告。

如今想想,一切都是多么好笑啊——五四广 场,大海的栏杆作证,我们在月光下说着干净的 话,像两张干净的纸,可以温酒也可以引火。

一个丢失的词

有时候正走在路上,眼前突然一阵明亮,脑海 里浮现出一个飞翔的词,就像秋天平静的海面突 然开了一朵浪花,一个浪头将我的灵魂打湿。这 个词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换句话说,它只属于我一 个人,而不能与世界上任何人分享和交换——它 金子的属性比爱情还要自私和极端! 于是,我急 忙停下脚步,手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碎纸片 将它记下,回到房间反复温习,视若珍宝。

当然,更多的情形是,还不等我将它牢牢捕 捉到,只是一秒钟至多两秒钟的工夫,它就像一 条泥鳅那样从指缝间溜掉。于是,我便永远失去 了一个词——或许它是一个伟大的词,可以在人 世间流传千古的词。

但它却被粗心的我丢失了,掉进了比大海的 该说说冬天了。那一年,我从鲁中的城市来青 波涛更加汹涌的词海里——啊,这个明亮的词, 呼啸的词,神灵恩赐的词,我怀念你。

与阳光握手(外一首)

当冬日爬上陡峭的山梁 终于看到山下的家乡 少年的老家,炊烟向上 时常被风折成它的形状 夜晚村落被装进匣子 白天再慢慢拿出来晒晾 天天都是太阳的颜色 每个物件上都涂满阳光 我并不满足琐碎的欢乐 也不喜欢按部就班的季节 我爱探究白杨深藏的原野 总想跑向天际外的世界 我常常牵着用不完的时光 站在村口向未来眺望 知道苍茫其实是一种颜色 不知道再远的尽头也是等待的故乡 直到穿过无尽的地平线 将所有渡口串成湖泊 才明白,一直在追寻的 是习以为常 这几天我已爬上山岗 再往前就会回到绣着浪花的故乡 听说老屋和街道都已褪色 于是将朝霞装满行囊 等待初春伸出温暖的手 我就会在鲜亮的家乡走街串巷

尘埃

叠起的海湾,也叠起石头城 天空深蓝,沼泽是剪下的片段 青翠的槐树上,眺望的眼睛 正沿鸟扫出的野径,奔跑 翻过下页,是塞外的文字 雪花驰骋,森林挽着森林 挂在床头的月,照亮书的大漠 竟不知黑和蓝是相邻的 崭新的绿皮火车,从页码穿过 大海是重叠的起点,辽阔套着辽阔 快艇踩着波涛,和海鸥,都想 在蔚蓝的纹理划过 但宣纸只是道具,海的本质 是汹涌的 船和鸥的翅膀,经常湿漉 时间从来不辜负时间 蔚蓝刷了一遍又一遍 焕然一新的街市,仍在眺望 只不过,那时是寻找平川 此刻已身处浩瀚



张升元 图

空荡荡,校园空荡荡,冬日的空寂填满了心脏。

荷花玉兰肥厚的叶片,卷曲,枯索,再无繁茂如 盖的雍容华丽。银杏的铜枝铁杆倒是遒劲而倔强, 沉默的凝视中自有藐视风霜的胆气和力量。

冷。风从四面八方来,不知是起于山巅还是行 于水边。没有呜咽或者怒号之声,但是,能清晰地 感觉到,在耳边,在鼻翼,在指尖,似剑气一闪,飞掠 而过,凉森森,冷飕飕,连眼睛都是冷的。

于苦寒之境。跺脚,搓手,将身子紧裹于厚厚的冬 衣之内,亦不能抵挡无处不在的彻骨寒意。双手处 于从未有过的恩爱和谐,不停地抚摸和揉搓之中, 稀薄的温暖从手心传到手背。

非毕业班的师生早已离校,偌大的校园再无往 目的喧嚣热闹。惟来去匆匆的高三学子,在寒气里 苦熬。好在,还有平房教学区的蜡梅。青黄的叶子 雨还有梅香一起扑进来。学生们纷纷伸出手来,等 嗅到了梅香,微微振动了一下翅膀。于是,片片 所剩无几,横斜的枝上,缀满了小小的梅朵。梅恍 待六角飞花坠落自己的掌中,啊哦啊哦之声,沸水 轻羽,穿云破雾,飞越万水千山,若小小的精灵, 若沉静的女子,一袭素衣,款款行于苍茫的天地,柔 一般,新奇而惊喜,激动而忘情,恍若迎接天外飞仙 轻轻落在南方的校园,落进那些沉寂已久的心 婉,清澈。"梅",似旧时戏文里白衣公子的轻唤,多的驾临。尖叫,呼喊,惊叹,每个人都眼中放光,每田,溅起一朵朵惊叹,定格成记忆里闪闪发光的 情而温婉,微微抑制着怦怦的心跳。双唇开合之 个生命都活力无限。嘿! 雪花落进了手中,仿佛玉 瞬间……

哦,香雪

依稀记得,那日的天色,似乎有些异样。天空 间,隐隐香气便幽幽而来。这一抹淡黄,是冷冬里 蝶栖于花枝;咦,飞花消融,手中只余冰凉一点。这 的温暖,是人性中的柔软。

> 等梅开,等雪来,大概是冬之于我的意义。因 为有梅,因为有雪,冷一点,荒一点,便也值了。可 是,见惯了梅开,却等不到雪来。对南方人来说,雪 来,不是看天气,而是靠运气。这么些年来,雪似乎 早已把南方忘记,华美的银装素裹,绝尘的冰雕玉 砌,仿佛成了北方的专利。

还记得,那个冬日下午,幽幽梅香里,阴沉的天 离躯体最远的手脚似乎失去了依傍,伶仃地陷 空慢慢明朗起来,少见的空远辽阔。不久,竟下起

> 冷风乱窜,教室门窗紧闭。正讲得起劲,忽见 学生躁动起来,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惊奇,讶异。 很快,目光齐刷刷扫向窗外。哇! 下雪了! 窗外, 梨花乱舞。不,应该是梨花斜飞。大家不约而同站

转瞬即逝的美丽之物!大家看着,叹着,那样兴奋 喜悦,那样生动明艳!室内笑声不断,室外飞雪漫

不过五六分钟,飞絮烟消云散,仿佛刚才的白 雪纷飞只是幻觉一般,真真是自在飞花轻似梦,无 边丝雨细如愁。大家意犹未尽,一双双发光的眼 睛,依然星火闪烁,热气腾腾。

电视剧《欢迎光临》里说:人一生中大部分时 间,是黯淡无光的,不能叫生活,只能叫生存。而那 些配得上叫生活的,闪闪发光的瞬间,我们称之为 奇迹。那节课讲了什么,那些年发生了什么,所有 大事小情,有些随风,有些人梦。

不时浮现的,是那个初雪骤临的冬日午后, 那一群闪闪发光的少年面孔。淡淡梅香,在冷寂 起来,扑向窗口,推开窗户,那清凉的花瓣便随着风 之中游弋。遥远的北方,那只白色的大鸟似乎也

杨爽

珠帘外的时光

早晨秋风飒飒,我好像听到菜园里粟珠的呼 唤,提着篮子,飞一样奔进菜园。粟珠三月撒种, 五月长成米黍一样的植株,亭亭玉立,竹节一样的 骨骼,叶子清奇,天生丽质。它的果实成熟后外壳 子红辣椒活泼泼生长的菜园里,是没有粟珠的扎 根之地的。

粟珠被父亲种在菜地边缘,像篱笆一样旁观 烟笼上一层纱幔,我闪身躲过对面掷过来的沙 着菜园里一茬茬的繁盛。粟珠在春天不紧不慢地 抽叶拔节,夏季里矜持地守护一穗穗如米的小黄 花,花蕊纷落后,开始孕育一串串绿色的小念珠, 家跑…… 深秋雁过,当周遭的荣华渐渐黯淡退场的时候,它 披挂满身的褐色珠翠,在秋阳下泛着琥珀一样 我裁鞋样儿,把我的双脚担在膝上,拃量着脚底摇 的味道;爸爸已担回若干担水,正在浇园里的土

收了满满一篮子,提到奶奶面前。新采的粟珠光 亮润泽,散发着秋季暖阳的温度,和地里芳草的清 香。奶奶把粟珠铺满炕,戴上花镜一颗一颗地选, 拈在手里比来比去,挑剔着形状、色彩和小孔的

奶奶全神贯注串珠打花结,我一旁全力以赴 缝粟珠沙包。女孩子做女工都是从缝沙包开始 的,六块方方正正的布块,连成正方体,里面填充 沙子、粮食或粟珠。奶奶的目光不时从花镜上面 扫过来,不耐烦提醒着,布缝反了,针脚大了,这 么拙的针线,当心找不着婆家。针太小,不听使 唤,在手指肚里窜来窜去,一会儿扎出一个血珠 来。老猫领着半大猫仔就蜷伏在奶奶的脚边,我 用血珠染红了老猫的鼻子头。老猫懒懒地任我摆 布,猫仔瞪圆了眼睛不满地伸出爪子没深没浅地 阻拦。我把缝好的一个沙包丢给它,它立即当作 假想敌,摸爬滚打,撕咬挣踹,显示起刚学的本

食,沉甸甸的,打在身上很疼,我装的粟珠轻,撑起 的沙包漂亮有型。游戏时,大家都愿选我组队,有 包,回头扬手截获了这枚"飞铙",做个散了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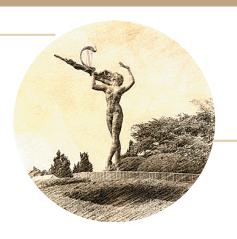
头叹息,这是要长成天足啊。母亲忙不迭地给我 粟珠中间有小孔,缝衣针可以穿过。我很快 的裤脚放了又接,还是遮不住脚脖儿,嗔我是正抽 条的高粱秆,在风里晃着长。秋天粟珠再度收获, 妈妈请人刨了块薄木板,用砂纸打磨得光亮,再密 蛋,狗护院,春种秋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平稳 密地嵌上一排等距的小环,用纳鞋底的线将粟珠 安好的日子,让人心生温暖。在某个寂静的夜 穿成串挂在上面,瀑布一样垂落,粟珠呈现的褐色 晚,珠帘外昏暗的灯光下,奶奶筹措柴米油盐学 光泽在阳光下波光般跃动。仔细辨认,里面还有 妈妈的精心布局,褐色的粟珠围绕着正中心用略 浅的淡灰色粟珠穿出的两个大字:平安。妈妈把 "平安"珠帘挂在我的小屋门口。

我的小屋好像一下子变得安静了。风来帘 动,粟珠刷啦刷啦地响,给寂静的小屋添了灵动。 猫崽趁人不注意,扑过来扑过去,或者干脆抱着珠 串荡秋千。珠帘成了无声的阻挡,哥哥也要在帘 前止步,长辈在帘外召唤的声音也变得轻柔了许 多。连大黄狗也懂得内外之别了,对屋里的动静 百般好奇,以至在帘外焦急地踱来踱去,也不敢踏 人帘内半步。这道珠帘,代表女孩在家里的特殊 地位,代表特别的空间与自由,这个待遇男孩子是 没有的。我的心思和秘密被它温柔地隐藏。现在 跷地湮没在岁月的云烟里,不辞而别。

别的女孩子沙包里面装的往往是沙子和粮 女孩子的心思都用门隔着,抽屉里藏着,日记里锁 着,那隔离是实的,透着疏离戒备抗拒,缺失的是 柔软和温度。珠帘的隔离是虚的,风来帘动,里隐 个适手的沙包,就有了参与游戏的资本。它让我 外现,声音温度是直透的,是直抵内心的安妥与温 坚硬圆滑,不像核桃那样可以吃。在绿韭菜紫茄 的童年光影里有了回旋躲闪灵巧机智的跳脱,有 暖。当然自由是有限度的,若把不该领的人领人, 了团结守望携手共度的呼应,有了无所顾忌纯真 就会遇到长辈刀子一样的目光。目光杀伤力若没 无邪的快乐。多少次梦见老家的屋顶被渐起的炊 有奏效,帘外会频繁响起长辈的脚步声,或者做事 情的召唤。

> 透过珠帘我能观察外面的一切,早晨起来总 势,大家都撵着坠落的夕阳被晚饭的香味诱着往 能看见妈妈在灶台旁忙碌,奶奶在风箱边编玉米 絮蒲团,两扇木制锅盖缝隙里飘起水雾蒸汽,屋 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奶奶撑着病弱的身子为 里荡漾着玉米蒸糕、地瓜饼子、荞麦面白菜包子 豆或白菜,狗跑前跑后跟随,懂事地拱平阻挡水 流的土块,几只鸡想趁园门开着挤进去琢几口鲜 嫩的菜叶,狗发现后汪汪两声吼了出去。鸡生 费医疗费时的叹息焦虑,爸爸拨弄算盘的踌躇局 促,妈妈就着暗光用胶布粘着皲裂的手指。这一 切突然落入我的眼底,渗进心中,我才读到生活 的另一面。生活如同院子里飘落的梧桐叶子,从 前年幼的我只见光滑漂亮的正面,原来叶子背面 的纹理才真正显示着生命的脉络。珠帘的隔离, 是把生活的风霜雨雪挡在外面,隔出了一方静谧 温馨的天地,守候一颗童稚的心,呵护一个小女 生的梦想。

再也见不到粟珠帘子了,而粟珠这位青梅竹 马的朋友,自我走出乡村后就与之失散了,即便后 来一次次重返故园,在旧日的篱边树下,在曾经照 面过的田埂山坳,再没觅见她的身影,她就这般蹊



小狗约克夏

在我们家生活了十五年,与我们朝夕 相处的宠物狗——约克夏走了。说实话, 没有养过宠物的人无法体会动物和人之 间那种生死与共的情感。主人给宠物的 关怀和温暖与宠物给予人的快乐和安慰, 只有养过宠物的人才会懂得。就生命体 本身的历程而言,狗生就是人生的一个压 缩模式,生命无常,生命就是一个过程。

约克夏是一种小型犬,较大的也只有 四十多公分的身长,产于英国约克夏地 区,因此而得名。约克夏背部为钢蓝色的 长毛,头、四肢及胸部为金黄色,背毛呈长 丝状,不卷曲。约克夏喜欢撒娇,智商情 商都很高。

养宠物不容易,我们家的狗儿都是妻 子照顾,洗澡、剪毛、剪指甲、喂食、遛弯、 收拾屎尿什么的,都是妻子一个人承担, 还时不时地要抱宠物狗去看病,狗跟人一 样会生各种病,感冒、胃肠病、胰腺炎、胆 病、肾病、糖尿病、白内障、心脏病,甚至癫 痫病、脑瘤、癌症等都会得。还有狗瘟,有 一年狗瘟很厉害,我们家的宠物狗也染上 了,妻子天天抱着它去打点滴,大热天的, 跑了十多天,才把小狗的命从死神手里抢 回来;前年宠物狗半夜发了癫痫病,妻子 守着它不断地抚摸安慰,直到它慢慢平静 下来……妻子对狗的宠爱是无微不至的, 狗与她的感情也是相依相伴的。妻子睡 觉,狗永远都会爬到她的床边陪伴,妻子 走到哪儿狗儿就会跟到哪儿;妻子出门, 狗会一直守在大门边等候,妻子离家还有 二三十米,甚至更远,狗儿就知道她回来 了,开始撒欢地叫。

我和我们家狗儿的关系是很奇特 的。那时候工作忙,差不多每天都是匆匆 出门、半夜而归,很少有时间关照它。每 次出门,狗儿都会把我送到门口,有时候 还会汪汪叫两声,似乎在替女主人提醒 我:早点回家。有时候回家早一点,身心 俱疲,坐在沙发上发呆,狗儿就会凑过来, 用毛茸茸的头蹭蹭我的手,还会伸出一只 前爪,主动要求握手。那时候我每年都会 发痛风,简直痛不欲生,这时候狗儿总会 趴在我身边,用舌头舔舔我的手,痒痒的。 似乎要把我的疼痛舔没了……

狗儿的记忆力也是不寻常的,那些年 儿子在国外求学,一两年回来一趟,狗儿 见了他一点生疏感都没有,就像见了打小 一起的玩伴,撒着欢儿亲热。

狗的寿命相对人的寿命来说是比较 短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约克夏刚生下 来的时候,像小老鼠一样大,一身毛茸茸 的汗毛,慢慢地长出黑毛,再长一两年背 部毛色会变成钢蓝色的长毛,头、四肢及 胸部为金黄色。大约十几岁时,毛色开始 变成青灰色,进而慢慢变成灰白色,这个 时候的约克夏应该算是进入老年了,相当 于人的七十多岁。大约过了十四岁,约克 夏就开始显现老态,行动开始迟缓,睡觉 也多了,病也生得勤了,慢慢显出一幅很 无助的样子。看到狗儿的多病和衰老,心 里实在难受了一阵,所有生命都摆脱不了 生老病死的烦恼。

狗通人性。狗究竟有多聪明,我们 人类其实并不一定知道。我们家的狗儿 临走前一个星期,几乎不吃东西了,全靠 妻子一口一口喂食。后来妻子喂食,它 也不吃了,惯常吃的狗粮一粒不进,就连 包药的山楂条、果酱之类也喂不进去,它 似乎已经意识到吃药于它已无用。我看 着心焦,试着喂它香蕉,它竟吃了,第二 天又喂它西红柿炒鸡蛋,它也吃了。妻 子也拿香蕉喂它,它竟不吃,塞进嘴里会 吐出来,妻子纳闷,后来我们发现了奥 秘:以往妻子喂它时总会把药夹入它喜 欢的食品中。

狗儿临走的那天早晨,折腾了好长时 间,后来大概是没力气了,趴在那里动弹 不得,奄奄一息。以为它心脏衰竭得厉 害,恐怕不行了,轻轻抚摸它,想多给它一 点最后的安慰,它突然站起,调转身子,头 朝向南方,又趴下不动了。我们的眼睛为 之一亮,以为它还能活下去,盘算着等天 亮以后马上带它去医院,没想到只过了几 分钟,仅仅几分钟,它的心脏就停止了跳 动。我一下子明白了它最后时刻调头朝 南的用意,那是大海的方向,它要去那个 方向。我们的家原来就在大海边,它在那 里生活了十四五年。